

我“回家”了

——一只烟箱的循环之旅

■ 孙浩

在 5 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，我和小伙伴们离开了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卷烟厂，乘坐上海烟草储运公司的货车开始了一段难忘的旅程。在路上，我尽职尽责地保护着身体里的 50 条卷烟。

你猜出我是谁了吗？没错，我是一只卷烟包装箱。与光鲜靓丽的卷烟相比，灰头土脸的我们可能不太引人注目，但我们可是卷烟的守护神。借这个机会，也让大家对我们有所了解吧！

第一站：上海海烟物流公司。不同于以往，这一次我和小伙伴们的命运发生了转折。货车行驶了约 1 个小时后，停在了一个大仓库的门口。这里是上海海烟物流发展有限公司，从这里，一条条卷烟被送到零售客户手里。我被工人师傅小心翼翼地搬上小拖车，运到了卷烟分拣线上。

分拣线上的工人师傅手拿一把小刀，将我身上的封条“一横两竖”划了三下，力度不轻不重恰到好处，既拆开了我身上的封条，又没有对我的身体造成损害。

随后，机器手将卷烟从我身体里推出。一条条卷烟经过分拣包装后，被送到千家万户。而我则被送上了另一条输送带，这时候我已经完成了使命，我的价值就在这一次卷烟运输的旅程中，输送带的尽头大概就是传说中的废品回收站吧。

然而，结果却大大出乎我的预料。输送带的尽头不是废品回收，而是烟箱分类整理点。工人们仔细分辨着我们的样子，按照品牌、规格进行分类，每 10 只一组打包和码放。工人

们互相提醒着要轻拿轻放，要做好防潮措施，尽量减少对我们的损耗。呵呵，这种被人呵护的感觉真不错！

工人们每整理好 300 只烟箱，就放在一个托盘上。凑齐 10 个托盘后，我们又坐上储运公司的货车，出发了。

第二站：白玉兰公司。在这里我经过重重考验，等待着新的使命。

随着货车，我们来到了上烟集团白玉兰烟草材料有限公司的烟箱清理回收点。白玉兰公司是上烟集团一家辅料生产厂，在这里我们还要再经受层层考验，才能再次开始新的旅程。

白玉兰公司的工人师傅将我们小心翼翼地运送到库存区，把每个烟箱都翻过来覆过去地看，那感觉就像是进了考场。

我看到凡是身体有破损的烟箱都被剔除出去。检验人员还要用印章在他们身上盖上“作废”的印记，单独打包和码放。

轮到我被检验的时候，我努力挺胸抬头，展示着自己完美的身体。工人师傅对我左看右看，满意地点点头。

被留下的烟箱再次被分类整理。工人们按照品牌、规格进行打包和码放。

接下来，又来了一名手拿黄色仪器的检验员。这个仪器叫快速水分检测仪。检验员用检测仪在我们身上点一下，仪器的显示屏上就会出现一个数字，如果这个数字大于 0.5，这个烟箱就会被另行处理。

幸运的是，我又顺利地通过了这一关。呵呵，这次旅程仿佛是一次大冒险，不知道下面还会有什么关口？

测完湿度后，检验人员还要进一步检查，



看是否还有损坏的烟箱。

这次我又顺利通过了检验。检验人员拿出一个印章，在我身上印上一个标记——“合格”。我终于通过了全部检测。

接下来，工人们用胶带将我身上的一维条码和箱体号码严严实实地遮盖住，每 10 只烟箱为一组，将我们捆扎起来。每 30 组烟箱为一批，粘贴上合格证。合格证上写着编号、名称、规格、数量等信息。工人们还在顶部盖上纸板对我们进行保护。

为了更好地保护我们，工人们将我们搬到一个转盘上。随着转盘的转动，我们身上就像粽子一样被塑料膜包了个严严实实。

最后，工人师傅将我们按照品牌规格码放入库，做好防潮工作。我们的身旁立着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两个字——回用。

第三站：上海卷烟厂。我又回到了曾经出发的地方，在这里我将再次开启新的旅程。

过了几天，储运公司的货车来接我们了。这次我们的目的地是上海卷烟厂。

回家了！这里是我和小伙伴们曾经出发的地方，他们中有些已经不在，但更多的依然陪伴在我身边。我们重新回到卷包车间，重新被打码，重新装入卷烟——一切都是这么熟悉。

因为我们是回收再利用的烟箱，不如新烟箱那样挺括，所以卷烟厂的工人们在我们放上机台之前，专门对我们进行整理，并查看是否有装混了牌号的烟箱，以免我们被生产线卡住。

下面呢，下面会发生什么呢？我们还会被送到卷烟厂 那高大的仓库，静静地等待着踏上新的旅程。

有首歌唱道，野百合也有春天。其实，一直默默无闻的我们也有自己的梦想，我们的存在也是有价值的。我们相信，在更加强调绿色发展、循环发展、低碳发展的当前，在烟草行业着力推进转变发展方式的进程中，我们的价值会得到更大的体现，回家的次数也会愈来愈频繁。

端午观“花”忆屈原

■ 刘善文 李润

“节分端午自谁言，万古传闻为屈原。堪笑楚江空渺渺，不能洗得直臣冤。”唐代诗僧文秀的这首《端午》，道出了端午节的起源是为了纪念屈原。

农历五月初五，是我国传统的端午节。在火花方寸中慢慢品味《离骚》、《九歌》等传颂千古的诗篇，追思屈原的爱国情怀，别有一番意义。

屈原，战国时期楚国贵族出身，任三闾大夫、左徒，兼管内政外交大事。他对内主张选贤举能、修明法度，对外力主联齐抗秦，后因遭贵族排挤被流放。公元前 278 年秦国攻破楚国国都，忧国忧民的屈原在汨罗江自尽。

湖南平江火柴厂上世纪 70 年代出品的“屈原”套花，采用虚实对比的布局、简洁

夸张的造型，展现了不同姿态的屈原。火花上，屈原或仰天长叹、或捧筒凝思、或忧心如焚，其忧国忧民的情怀令人肃然起敬。

湖北麻城火柴厂上世纪 70 年代出品的“爱国主义诗人屈原”套花共 8 枚，主版以线条塑造了一个正气凛然的爱国诗人形象，副版则配有《九歌》中的“东君”、“山鬼”、“少司命”、“湘君”、“湘夫人”等人物图案。

上世纪 80 年代江苏南通通燧火柴厂和天津火柴厂分别出品的“古代诗人”和“中国古代诗词”套花中均有“屈原”火花。两枚火花的副版上均印有《离骚》的诗句，字里行间表现出了屈原勇于追求真理的执著、不屈，他那种无畏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让人敬仰。

2002 年，江苏南京火柴厂出品的“古代诗人”套花中的“屈原”剪纸火花，简洁几刀就剪裁出了一个性格鲜明、刚正不阿的

屈原形象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重庆涪陵地区火柴厂曾出品了一套“历代诗人”火花，第一枚“屈原（战国）”火花设计精美细腻，构图简练饱满，线条灵动飘逸，人物栩栩如生。但遗憾的是，设计者由于疏忽，将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中荆轲的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印到了火花中，实属张冠李戴。

此外，北京、湖南长沙、云南大理、四川资中火柴厂分别出品的“中外文化名人”、“中国古代历史名人”、“古代诗人”和“中华名人”等套花中均有“屈原”火花。有的火花配有屈原的生平文字介绍，图文并茂，让人喜爱；有的火花诗画相配，相得益彰，令人赏心悦目。

屈原文化和屈原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。现在，我们仍用传统的方式纪念这位伟人，是要让我们和后辈继承和弘扬屈原精神，创造更加灿烂的文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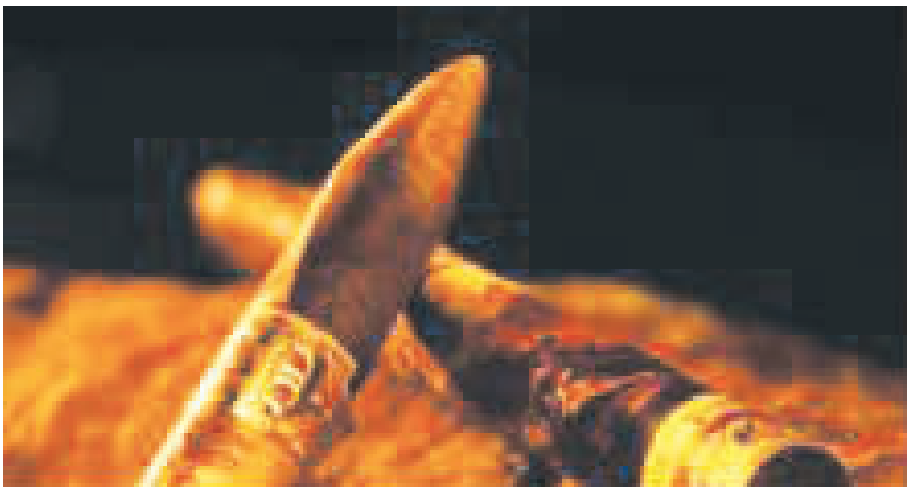
雪茄:可以经历三个阶段的老化发酵

■ 佚名

雪茄烟发酵目的是为了得到更好的口感味道，去除刺激气味、焦油、尼古丁、雪茄烟气的粗糙感、辣、苦涩等不良感觉，使烟叶经过微生物作用、生物酶催化、反映在其发生的化学变化上。

雪茄的发酵最长可以经历三个阶段的老化发酵。第一次是在叶子收获以后，在雪茄工厂库房里，收获来的烟叶被堆捆成烟叶垛，覆盖上布进行发酵，雪茄工人严密监控温度随时调整，这样的日子在古巴的雪茄工厂里要经历 1-3 个月。直到叶子变色，变成更深的黄色。其后分拣、并按雪茄叶子的不同等级再淋水再发酵可大量去除焦油、尼古丁等。

当雪茄开始卷制，粘合剂以及湿润的茄衣、夹套会带给雪茄一些过量的水分，这时雪茄工厂会将卷制好的雪茄烟再次进行一个短期的发酵，大约 30 天，这样雪茄的味道会更加均匀，各个部分达到很好的融合，同时提高干燥程度，一支支雪茄烟平和下来进入可享



用的状态。一些不具备继续醇化潜力的雪茄烟就可以被点燃了。而那些潜质良好的雪茄烟还会经历第三次的发酵。

这次的发酵属于第三次，古巴雪茄必不可少阶段，通常这个阶段 3 年以上，但不乏 7 年到 8 年甚至 10 年发酵的雪茄烟（不同品

牌的不同款醇化都不同）。雪茄潜在的丰富味道被完全唤醒，醇化雪茄“养雪茄”的乐趣正在于此，充满神秘诱惑又有着不确定性，这是雪茄发酵的第三个阶段，在此说明一下并非所有雪茄都需要此阶段的发酵，这个阶段只限于口味比较浓重的优质雪茄。

泰国处处“无烟区”

■ 环球

曼谷街头，大部分公共场所处处可见禁止吸烟的标志，有用泰语写的，也有用英语写的，还配着画，让每一个人都清楚：在这儿抽烟是不允许的。

至于买烟，就更是一件复杂的事。我在街上兜了一大圈，超市里、大商场里，竟没找到售烟处。想找个烟民询问，可街上却找不到叼着烟卷的人，地上也不见烟蒂和烟灰。

我问当地导游怎么看待抽烟，她说，泰国人一般不会把香烟当礼物送别人，因为抽烟是有害的，送有害的东西给人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。

果然，访问了泰国许多地方，发现烟民很

少，即使有，似乎也很规矩：公众场合和儿童出入的场合几乎就是“无烟区”，烟民的瘾在那儿似乎都没了。

这也许与各种宣传有关。与泰国人打交道，他们都会提到，抽烟会得气管炎，肺病的发病率高……总之，这种让人珍惜生命的宣传已深入人心。除此之外，泰国是亚洲唯一禁止香烟进口的国家。有一条法律也能看出泰国政府的态度：任何人不准售烟给未成年人。

当地导游几次说，她多次接待过中国人，发现抽烟几乎成了中国男人的特征。我告诉她，中国关于吸烟有害的宣传也不少，可许多人照抽不误，更令人担心的是，中学生偷偷抽烟的人数并不少；许多烟民都能列举抽烟的害处，可也指出抽烟有提神作用，还有助于交

际。导游微微笑了笑，说她不能理解这一切。她认为交际应该是性格和心灵的交流。

导游说她虽然工作繁忙，却仍热心参加一个民间自发组织的保护自然环境协会。协会的活动不是狂风暴雨式的，猛烈一阵又归于平静，而是细水长流式的，不间断地呼吁人们重视环境。

在与导游相处的几天里，她的行为常常令我感动：比如，街上一般是洁净的，偶然有一只易拉罐扔在街角，她见了，就会走去捡起并送入废物箱；又比如，她看见我们旅行团里有人抽烟，眼里总是露出不安，有时会忍不住把抽烟的害处轻声地说一遍。

据说，在泰国，像她那样的人有很多。如果我们中国多一些她这样的人，那该多好。

文学中的烟草

■ 隋淑光

烟草原产于美洲，于 16 世纪中期传入我国，至今只有 400 多年的历史。已发现的我国文献材料中对烟草的最早记载，见于明人姚旅写于万历年末的《露书》卷十《错简》：“吕宋国出一草，曰淡巴菰。”“淡巴菰”应是“tobacco”的音译，其他的音译还有“淡白果”“丹白桂”等。

在这之前，包括三皇五帝、诸子百家、秦皇汉武、唐宗宋祖在内的中国人，没有一个烟民。无论是“唐宋八大家”、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，无论是孙武、吴起、张良、诸葛亮，在炮制鸿文巨著、辞赋诗歌，指点作战蓝图的时候，都没有在手指间夹上一支香烟的习惯。李白在不得志时“借酒浇愁”，也不曾“以烟解忧”。

在四大古典名著中，曹操吟哦“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”；猪八戒好色贪吃，但无吸烟恶习；《水浒传》中众好汉大碗喝酒、大块吃肉的场面比比皆是，却未见“饭后一支烟”的记载。《三国演义》和《水浒传》创作于元末明初，《西游记》创作于明代，因此三部书里未出现抽烟的情节并不为奇。

一般认为，《红楼梦》前八十回创作于 18 世纪中叶的清乾隆时期，为曹雪芹所著；后四十回成书于此后二三十年间，为高鹗所续。检点全书，与烟有关的情节在前八十回与续书中各有一处。其一，第五十二回，晴雯伤风感冒，久病不愈，于是用鼻烟来治疗：“宝玉便命麝月：‘取鼻烟来，给她嗅些，痛打几个嚏喷，就通了关窍。’”麝月果真去取了一个金镶双扣金星玻璃的一个扁盒来，递给宝玉。”其二，第一百零一回，宝玉与宝钗完婚不久，一日清晨，宝玉在痴看宝钗梳头，二人因此受到王熙凤的取笑：“……‘成日家一块子在家里还看不够？也不怕丫头们笑话。’……把个宝钗直臊的满脸通红，又不好听着，又不好说什么……只得搭讪着，自己递了一袋烟。”

在这两处情节中，第一处所涉及的其实是鼻烟，与点燃后吸食的烟草有异。为什么在洋洋大观的八十回文字并未出现吸烟的情节？对这个问题的一种解释是，其时烟草已经盛行，但是作为《红楼梦》前八十回创作原型的这些人物均不吸烟，因此曹雪芹并无主观上强加给书中人物吸烟嗜好的必要。

另一种解释是，作为创作原型的这些人所处的时代、所居住的地区并无吸烟之俗。还有人提出一种可能，那就是曹氏本人视烟如仇，因此主观上不在书中体现。与前两种解释比起来，这种可能性属于小概率事件。

至于高鹗所续的后四十回为什么出现了吸烟的情节，这同样可能与高氏所处的时代吸烟之风已经盛行，或者与高氏的生活经历有关。

关于《红楼梦》一书的成书年代、续书是否为高鹗所作、曹雪芹著《红楼梦》是否依据其在江宁织造府的生活经历而成等问题，在学界一直颇有争议。因此从文史的角度探查烟草在中国的引种史，探查其在江南地区、在高鹗所生活的时代和地区的流布情况，对于澄清这些问题似乎不无佐证的价值。

成书晚于《红楼梦》，最早刻本见于清光绪四年（1878 年）的《儿女英雄传》一书是满族文人文康所著，被认为是反《红楼梦》之作。在这部书中，吸烟已经成了日常之俗。举书中人物，十之八九吸烟，特别是女性人物，几乎人手一支烟袋，起坐不离。这应该是对当时满族贵族妇女吸烟习俗的真实反映。特别有趣的是，书中还有对“资深烟民”师老翁所用烟具和吸烟习惯的一段有趣描写，令人捧腹。

在创作以历史为背景的小说时，如果不从农史角度对烟草流布情况加以关注，则有可能出现错误。值得欣慰的是，一些创作较严谨、影响较大的作品，大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。例如获得茅盾文学奖的《李自成》（张居正）、《金瓶梅》等。

在武侠小说中，不乏用烟草、烟袋作为伤人利器的武学高手，如金庸所著《碧血剑》中的吕七先生、《飞狐外传》中的烟霞散人，梁羽生所著《女帝奇英传》中的程达苏等。关于武学好用烟袋作为兵器，这倒也并非完全是杜撰。纪晓岚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就曾有过记载。

《碧血剑》和《飞狐外传》所设置的背景分别为明末清初和清代乾隆年间，因此从农史的角度来看，这两部书并无错误之处，只能说是这两位高手得风气之先。而《女帝奇英传》所设置的背景为初唐，程达苏就有穿越之嫌了。